

辛丽丽一人担三角撑起『舞蹈之家』

上芭有根『定海神针』

文体人物

细究那些既成功又幸福的人，生命中总有一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严师、慈母、或是“指明灯”。得严师教导者，淬炼技艺、磨砺心志；得慈母护佑者，懂得爱与被爱，内心力量充沛；得“指明灯”引领者，即使犹豫困惑或是彷徨迷茫，也能清晰看到光照过来的方向。

在被誉为“舞蹈之家”的上海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上芭”),每个演员都拥有这样一份幸运,成为既成功又幸福的人。因为撑起这个门户的当家人,就同时扮演着这三个角色,她就是辛丽丽,在那个家里,他们都亲切地叫她“辛团”。

月初,上芭原创剧目《马可·波罗》在北京演出,侧幕边依旧出现辛丽丽修长而沉静的身影,无需多余的语言或动作,她仅是站着,便如“定海神针”般让人心安。无论是在“家”或是巡演到世界任何角落,这道身影从未曾缺席。在她带着几分骄傲又满含期许的目光里,一代又一代的上芭之星跳得自信而从容、深情而优雅。

严师——有多严

盛产“天鹅公主”的上芭,季萍萍不是唯一头戴皇冠的“天鹅”,却是戴这顶冠戴得最不易的那一个。即便如今转岗管理层多年,回想当初辛丽丽的“神机妙算”和“霹雳手段”,她依然心有余悸、背脊发凉。

易胖体质对芭蕾舞女演员而言可不是好事儿,季萍萍就是典型易胖体质,用她的话来说“多吃一口都会超标”。而她之所以能以轻盈舞姿傲立舞坛多年,归功于辛丽丽对其严格甚至残酷的饮食管理。

“你都不知道她有多厉害!”季萍萍说:“2000年参加比赛(第九届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前夕,因为实在饿得撑不住,

又不敢在她眼皮底下吃,我朋友就偷偷带我溜出去。坐餐厅里我就莫名心虚,想着哪有这么巧就会碰上她。哪知道,一抬头,她就推门进来了。”当场被抓包,季萍萍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反复感叹:“她难道会卜卦,哪有这样巧”。

严师出高徒。正是辛丽丽手里的这根“鞭子”,2000年将范晓枫和孙慎逸送上第19届保加利亚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青年组金奖的宝座,时隔12年后,让上芭重新站上国际舞台。也正是这根“鞭子”,让季萍萍捧回了第九届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的金奖。还是这根“鞭子”,把初出茅庐的吴虎生打磨得金光闪闪、星光熠熠,拿下第九届美国纽约国际芭蕾舞比赛男子组第一名及依戈·尤斯科维奇评委会特别奖。

慈母——有多慈

造访过上海芭蕾舞团新址的人,绝对会对那个明亮又宽敞、舒适又简洁的客厅流连忘返。略带复古味道的皮质沙发围拢一圈,原木色的茶几上小巧精致的茶具一应俱全,三四个圆锥形立脚的小圆桌供舞者三两小憩。而占据半个客厅的欧式大餐桌,几乎是辛丽丽最主要的办公地。

采访的那个上午,从早上10点,辛丽丽给演员们上完课,就坐在那张桌子上没有挪过窝。天晓得,这若被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肯定会以为是哪个办证处或是咨询台。大到次年的巡演计划,小到差旅费的报销签名,就连食堂师傅都排着队“觐见”,因“团长关照了要煮牛肉给演员补营养,而且特意嘱咐要买好的,买好跟她说一声。”

而这样的连轴转,只是辛丽丽一年365天里最平常的一天。

按说,辛丽丽担任上芭艺术总监到团长也20多年了,经过这么多时间部署和努力,上芭各部门都已运作科学,就连青年“制作体”都已能独立排档期、操作项目了。可辛丽丽却还是怀着家长心态,尤其是对八零后九零后的演员,总称他们是“小团”,她的理由也很充分:“你不知道,跳舞的人都很单纯,平时生活简单

在她的目光中起舞

很多人对芭蕾舞女演员的印象源自德加或是莫里索的油画。姑娘们穿着小蓬蓬裙,露出肩膀的柔美曲线,她们绷直了脚尖摆着大长腿,挺直的脖颈上,小巧的头颅高高昂起,犹如优雅又傲气的天鹅。高贵却又疏离。

事实上,高冷如天鹅公主,内心也是炙热的。

在上海芭蕾舞团的客厅里,也有着一幅灵动的速写,寥寥几笔勾勒出浓浓的情意。画面中,年轻女孩背对着画面,拥抱着一名较为年长的女性,她把头埋在她的颈窝,那样亲密又自然(见左图)。画中深情相拥的正是辛丽丽和范晓枫,刚到上芭工作的辜假峻,在某次演出前的侧台用画笔按下了“快门”。

朱渊

朱渊 摄

又枯燥,他们没什么社会经验。这些孩子都是十几岁进团,团就跟他们的家一样,我肯定是要多留意他们的,要对他们的父母有交代的。”

事实上,团长操心赛家长的传统,不是从八零后一批进团开始的。季萍萍、范晓枫等体验到的关爱更甚,“饮食起居谈恋爱,辛团样样都要管的。”对此,辛丽丽倒也不讳言:“那我要管的咯。主要是芭蕾舞演员的生涯璀璨却短暂,她们一路走来没有谁是随随便便成功的,要真心实意的人,才能体会她们的辛苦,才懂得知冷知热。”

当然,这世间事管不管的,大多也都是周瑜打黄盖,两相甘愿。范晓枫就坦承,年长十多岁的辛丽丽更像是家中大姐姐:“她不管,我有男朋友也肯定第一时间带给她看的。”至于戚冰雪这批九零后,辛丽丽是不指望他们听话,只要求他们:“少玩手机早睡觉!保证训练和演出,就OK了。”

明灯——有多明

要说去年最让辛丽丽挂心的事,就是上芭台柱范晓枫的意外受伤。那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夜晚,上芭原创芭蕾舞《哈姆雷特》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一切都完美,电光火石间,范晓枫却倒下了。被舞伴抱到侧台时,范晓枫神情呆滞,眼泪却簌簌往下掉,身边各种安慰声像火车般轰隆隆开过,喧闹而无力。

这时,一个温柔而镇定的声音穿越人海而来,只问了一句:“晓枫,你疼吗?”“我不疼!”然后,两下都沉默了。范晓枫和辛丽丽都很清楚,不疼,才是摊上大事了。跟腱彻底断了,是不疼的,但恢复极为困难。第一时间,辛丽丽联络了曾给她膝盖手术的大夫,安排住院检查。次日一早,她又来到晓枫的床前。

范晓枫的心有千千结全数被辛丽丽看在眼里,她了解自己一手栽培的演员,了解这个相处了十多年亲如家人的姑娘。“枫枫性格敏感,容易多想,这时候如果不稳住她,只怕是要灰心了。”于是,当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去探望、劝慰范晓枫时,辛丽丽当起了挡箭牌。甚至难得地拒绝媒体采访:“不要把这件事过度渲染,受伤对舞蹈演员而言是很平常的,就算跟腱比较难治,也不是没有再登台的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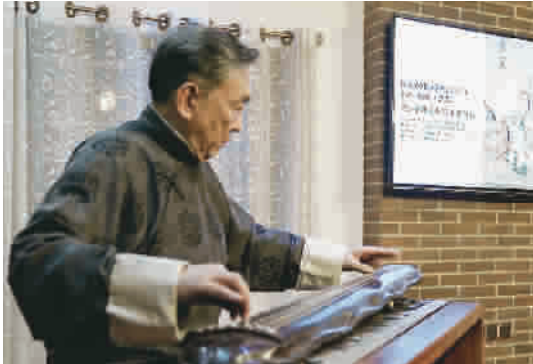
一边搭起防护圈让范晓枫安心养病,一边信心重建工作持续进行。“胆大心细地恢复”是那些天辛丽丽反复说的话。范晓枫听在耳朵里,慢慢也回转了心思,现在每天她都跟演员们一同进行基础训练,有时还给自己加课。辛丽丽既怕她不练又怕她练,于是经常会有些“自相矛盾”的提醒:前一秒说,枫枫你可以试着跳一跳;下一秒又说,也不要这么着急,幅度太大了,当心点。

本报记者 朱渊



当三千年的历史
在邬达克旧居相逢

帛画邂逅古琴 穿越岁月无数



三千多年前,我们开始在绢、纺、纱、绸、绌等真丝织品上绘画,这就是古老而声名显赫的帛画。

也是三千多年前,我们拨动了五弦琴,这就是源远流长的古琴。

昨晚,“古帛今韵”——穆益林迎春帛画展开幕式暨“遇见千年”——邬达克旧居迎春晚会在番禺路129号举行(见上图),三千年的历史在邬达克旧居相逢,宾朋们在古琴曲里听天地之辽阔,在帛画中赏千古之神韵。

帛画是古老的,古老到几近失传。是画家穆益林,三十余年矢志不渝的发掘和研究,让帛画重新焕发了青春。一幅斑斓的“荷塘印象”表现的是中国人秉持的“和谐”理念,“天涯客”丹顶鹤系列以绚烂色彩表达世界各国人民展开各个领域友好交流的愿望……穆教授利用帛的折光、透叠特性创作的现代帛画,能随着光的变化和观画者的视角变化,产生奇特的变色效果。

“我和穆先生,一见如故。”旅居美国三十多年的著名民乐演奏家汤良兴曾是中国琵琶界的南汤(良兴)北刘(德海)两大名家之一,此次他特地为演出赶来上海。他的《阳关三叠》,旋律质朴而富有激情,略带淡淡的愁绪,萦绕在旧居三楼,像是他三十年前的自述;而后,他又用琵琶弹一首《忆故人》,绵绵不绝的琴音抒发了对旧友故朋的情深意切,感人至深。

本报记者 孙佳音

老凤祥银楼名品楼

翡翠摆件 招财纳福迎新年

图中作品以“蛙鸣荷趣”的景致为主体，寓意“蛙鸣富贵，财源广进”。荷花以其长寿、圣洁的美意成为中国人喜爱的名花。精湛的雕工刻画了深色的花蕊，素洁的花瓣，或含苞待放，或花开烂漫，给摆件更增一分雅致和观赏性。青蛙“呱呱”鸣叫，响彻四面八方，因此青蛙有八方来财的寓意。作品在视觉上主次分明，堪称尊贵吉祥与超凡脱俗的完美结合。

新年将至，老凤祥精选了一批精美的翡翠摆件在各品楼一楼及四楼专柜销售，无论是赠送友人或自己收藏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老凤祥银楼名品楼：
联系电话：63526688
南京东路518号(福建中路路口)

广告